

旅游日记

古镇之夜

■钟圣宸 文

夏日,我应无锡好友老陶之邀赴周铁古镇参加一个活动。

初到古镇,我便被这里的静谧所吸引。古镇,犹如一幅古朴而清丽的画卷,即使曾经被岁月所磨损,然而经过充实、新生,又辉煌呈现在人们的眼中。

因活动需要在古镇多待上一天,到了夜晚老陶提议夜游古镇,我欣然同意。白天赶路途和活动中的喧闹、烦躁、困顿,积郁在我的身上。此时,月色如银,河水如诉,凉风如扇。月光如铺天盖地的银河泻下,月辉和星辉沐浴着这座古镇。平静的河水缓缓地流淌,流遍大街小巷。此时我能想到的就是赵嘏《江楼感旧》中的那句“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如水,水亦如天,水天一色,天地交融。我们静静地看着此时的古镇,静静地走着……清醒、怡静,还有一丝慰藉的思绪在心头。

走在古镇的街道上,踩着树影下斑驳的青石板路面,两旁紧挨的树从葱葱郁郁,从中传来知了的聒噪声。眼前弯弯的桥影倒映在一泓清水里,水波盈盈,灿若星河。远处能听到蛙鼓声声,微风拂过潺潺的流水。

看小巷旁鳞次栉比排列的老屋屋脊上,被月光刷洗得一片洁白,四周的空间似乎都被那明净的月光扫亮了。屋前爬满紫藤的花架和倒映在小河里的铺陈着爬山虎的老院墙、老的镂空壁窗,滋生出一种自然的清凉。我们踱步在这小小的空地上,每到之处,都将那月光踩得支离破散。

我们就这样在月光下走着,整个身影都被那月光清晰地变了形地贴在了地上。走着走着,忽然从不远的地方传出古琴曲《潇湘水云》,我俩寻去看到的却是一灯光昏暗的路边小书店,七十有余的卖书老先生坐在角落里自顾自地弹着古琴。

我们在店内转了转,多是一些杂书和有关地方志的文史书。

来了也不好意思空手走,我们边聊边选书。老陶和老先生说起了这么多年来周铁的故事和人文风物,看中了一本前几年印的《周铁镇志》。

他准备将这和另外几本书一起买了,哪知老先生抽出《周铁镇志》说这本不行,看你也是读书人,我给你找本影印版吧,包你喜欢。老陶问多少钱,老先生让老陶地址给他寄给老陶满意了再给他寄钱,老陶觉得甚好。

从书店出来我俩继续往前走,一下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那里正在进行一场酬神戏的演出,原来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城隍庙戏台这里。这里演的酬神戏大多是地方戏曲里的传统戏,表演的演员也是古镇里的居民。

戏台边有三两老人,摆出躺椅,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蒲扇拉着家常,还有背靠杨树边闲聊边吃着西瓜的人们,凉风习习,我俩也挤入了人群中,有滋有味地看起来。

我真想不到在这么一个古镇里,竟有着如此丰富的酬神戏,吹着如此浓浓戏曲的夏季之风。古镇热烈而快乐的场面,顿让人觉得,这个古镇有灵性。

是时,月光朗照着夜空,朗照着古镇,朗照着那悠悠岁月里,小巷旁一江绿水曲波。



夜色梵蒂冈 ■小星

岁月悠悠

一件“纱”线毛衣

■王志良 文

樟木箱内有一件“纱”线毛衣,已陪伴了我近50年。每每看到这件“纱”线毛衣,总想起我的母亲。

小时候,一家六口仅靠父亲每月40元微薄的薪水度日,那时母亲还是家庭主妇,后来父亲厂里招家属工才进的厂,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家中几乎不添置新衣裤,老大三年、老二三年、老三老四缝缝补补又三年,更别奢谈绒线毛衣了。

春秋之季,看到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穿的外套都是用绒线编织的毛衣,既美观又柔软。姐就央求母亲也为其编织一件绒线衫,可家中连日常开销也捉襟见肘,何来闲钱购置绒线结毛衣。其时,父亲在工厂里是一个纺车保养工,每月都会领到一副劳动保护用的纱手套。父亲在工作时舍不得戴,节省下来,回来交与母

亲。母亲则将纱手套储存起来,待到一定数量后,拆了替代绒线,编织“纱”衫。

经过整整一年多的储存,家里纱手套已有十几副了。母亲先将手套拆了,然后花了一个星期来编结,一件用“纱”手套织就的毛衣终于完工。而后母亲买来一包粉红色的染料,放在锅里,加入大半锅水,把锅搁在煤球炉上,水烧开后,将“纱”线毛衣放进去染色。染色后的纱衫外表粗看与绒线毛衣不分伯仲。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见姐姐穿着崭新的“毛衣”去上学,也缠着母亲为我结一件。为此父亲只得再积攒手套。

后来,父亲因工作时不戴手套被领导批评。厂里的工友得知父亲违反厂规的原因后,纷纷将“多余”的手套赠送给父亲。母亲用充满着工友情谊的纱手套也为我编结了一件“毛

衣”。穿上后,尽管有的地方偏松,有的地方偏紧,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它。不过因为怕同学们讥笑我这不是一件真正的毛衣,我只是将这件“毛衣”穿在外套里面,从不示人。

直到从农场返沪进了单位,我用第一个月的薪水去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绒线店买了一件米黄色的开司米套衫,才终于有了一件梦寐以求的羊毛绒线毛衣。

成家以后,妻编织的毛衣水准不知比母亲要好多少,可我时不时还央求母亲每隔一年半载为我织一件绒线衫。我喜欢母亲在织毛衣前用大拇指与食指一指间一指比对着为我丈量尺寸时的情形、喜欢母亲温暖粗糙的手在我身上比划的感觉、喜欢母亲柔和注视着我的目光。

如今母亲已不在。我时常在梦中穿上母亲织就的毛衣,醒来已泪沾枕巾。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世相百态

世界杯琐忆

■张佳 文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经过一个月的鏖战,终于落下帷幕。像送别一位四年一见的老朋友,依依不舍,却又不得不说不说再见。关于世界杯,我这个“老球迷”总能燃起无数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没有网络,世界杯主要在报纸上“看”。当时报纸上报道中国队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从此有了“黑色三分钟”一说。94年美国世界杯,卫冕冠军德国队意外翻船输给了保加利亚。我还记得当年报纸一篇文章题目叫《玫瑰之国沸腾了》。还有报纸模仿《三国演义》的体例用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报道比赛进程,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后来看世界杯,更多的是在电视上。有条件要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看看。97年刚读大学那会,是在大学餐厅里端着饭盆看中国队十强赛,大家一起为中国队冲击世界杯摇“盆”呐喊。可惜当年号称最强的国足接连败给了伊朗沙特。98年学校组织在阶梯教室播放法国世界杯开幕式巴西对苏格兰的比赛,我还记得是和一位姓周的同学一起看的。其余比赛都在夜间和凌晨,宿舍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网络和电脑,只能每天七点钟在教室里看看新闻联播最后那几分钟的世界杯报道。有同学头脑活络,晚上在宿舍就用小广播收听比赛实况。隔壁宿舍却不知哪里弄来一个巴掌大的袖珍小电视机收看比赛,屏幕

小得连球在哪都常常看不到。即使这样也足以羡慕旁人。

还记得98年母亲和姐来无锡看我,我们特意一起从无锡坐火车去苏州姨妈家过了一个周末。一是为了探亲,另外也是为了能让我观看几场世界杯的比赛。记得看了一场德国队对南斯拉夫的比赛,最后比分定格在2比2,比赛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确不虚苏州一行。白天在苏州逛街的时候,工作多年的姐还给体育课选修足球的我买了一双几百元的足球鞋,那是当年我穿过的最贵的一双鞋,后来回到学校还让一帮穷哥们羡慕不已,让我虚荣了一把。

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喜欢凑热闹看球,而且有时候比我好像更关注球赛。依稀记得94年世界杯决赛那天,父亲一大早把睡眼惺忪的我拉起来看重播,说点球大战巴西队赢了。02年世界杯,父亲对我叹息道,今年的卫冕冠军法国小组赛就淘汰回家了。06年德国世界杯是父亲观看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记得那个大夏天,父亲经常一个人拿着一把扇子一边扇凉兼赶蚊子,一边打着赤膊躺在床上看球。我和父亲一人一个房间,一人一个电视机看球。一晃十多年过去,父亲早已远行,不懂事的我,如今再想和父亲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球,早已是奢望。

物换星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人们的娱乐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但我对世界杯的喜爱从未消逝。那些有关世界杯的记忆里,有青春,有情怀。

我的40年

轰动

■周彭庚 文

1978年,不仅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改变了许多人生活的轨迹。连我们这一对默默无闻的知青夫妇,竟也无心插柳,几次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插队在离家仅十几里的农村,来去便利,算是很幸运的了。妻子原是中专毕业生,在“上山下乡一片红”中被“红”到了黑龙江。因实在忍受不了“冬无煤烧睡冷炕,夏踩冰水涉大田”的天寒地冻,多方“烧香拜佛”,转插到我们公社。“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走到了一起。

1997年,改变命运的曙光渐露。“中专毕业生”重新分配工作的传言越传越真,妻子心头燃起了希望;“恢复高考”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我们这些“升学无路,招工无门,参军无望”的普通知青带来了福音。

1978年1月,妻子收到了一纸“招工通知”,虽然报到单位极不如意——一个仅几十人的“农具厂”,而且是“学徒工”,一个月仅仅21元的“学徒工资”,要知道,妻子已近30岁了啊!但跳离了“终年劳作也养不活自己”的农村,到了“早涝保收”的工厂,就好比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1978年4月9日,我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我哥哥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天,就请了好几个同事,骑着三辆“黄鱼车”,从农村把东西搬回来。到了镇上,他们不是直奔家门,而是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不长的街道上浩浩荡荡走了个来回,而且边走边高喊:“我弟弟考取了,他们两个人都‘上’来啦!”就如油锅里撒进了盐,我们的小镇炸

开了。当晚,认识的,不认识的,好多人涌进了我家,索要资料,讨取经验,简直把我看成了神而不再是那个他们熟悉的一无所有的穷知青。其实,我考取的,只是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不过,当时人们追求的是“录取”,跳出“农门”——这好比是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一下子住到了“有风有雨有阳光”的高楼大厦,眼睛尚未适应明媚的光线,楼层高低,面积大小,暂时还没来得及及考虑。

5月,在我们多次向当地的户籍机关申请后,我们儿子的户口也迁到了他妈妈的名下。至此,我们一家三口才真正脱离了又爱又恨的农村。当然,这次的“轰动”要小得多,只有我们家里人庆祝了一下。

我们的班级,不仅在我们学校,恐怕在全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点有三:人数多,近60人,后来听说,是负责招生的校领导颇有同情心,把政策内能招的一个不落招了进来;年龄差距大,最小的18岁,最大的32岁,近半数人已婚,有的已是3个孩子的爸爸,好几个人的小孩都能打酱油了;社会阅历广,聚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除了工农基本队伍,还有养蜂的、唱戏的、卖肉的、当干部的,仅大队党支部书记就4个,退伍军人6个。当时,师范生不仅不收学杂费,还每月发放16元的伙食费和5元的零用钱。别小看“5元钱”,能被我们派上大用场。那时,“美加净银耳珍珠霜”刚面世,我花了“巨款”2.68元买了一瓶带给妻子,被嘴快的“密友”透露出去,竟也在班级引起了轰动——在彼时彼地,他们眼中,绝对是“土豪行为”,不亚于今天买名表名包。

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不过,冲去的是浮尘,留下的是刻骨铭心。1978年,我们转变命运的一年,当时的一颦一笑,相隔40年,仍是历历在目,越老越清晰。